

修改本

注意保留

# 河圖洛書解析

孫國中 主編

學苑出版社

# 河图洛书解析

孙国中 主编

学苑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四颁赏胡同四号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一二〇二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21 字数：436千字 印数：00001 30100

1990年5月第1版

1990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060-723-2/G·408 定价：8.30元

## 致读者

尊敬的各界读者：

弘扬祖国传统文化，使中华民族早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，是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。李瑞环同志指出，“越是民族的东西，越有生命力。”是的，中国的传统文化，不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，而且名列世界文化之巅。

可是，几十年来，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干扰，我们的国粹得不到发扬，崇洋媚外的恶习到处可见。一提到《易经》，有人讲它是封建迷信；一提到《庄子》，有人讲它是虚无主义；一提到孔子，有人说它是封建礼教。诸如此类，可谓多而谬之也。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知道，正是由于这些古人的哲学思想，才构成了中国文化理论的根基，否认它们就等于否认了中国几千年的古老文明。诚然，在漫长的几千年里，中国的优秀文化也伴随着污泥浊水和封建糟粕。但是，如果因此而废弃它们，就如同分娩之时，为倒污血而把婴儿一同倒掉一样。这样简单的道理，人人都懂得，不知为什么，实际谈起来就行不通。明明是和氏璧，偏偏说是石头，不但如此，还要对持论和氏璧的人加以非难指责，真是可悲可叹。

毛主席讲过，“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，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，不要根据客观实际，也不受

客观实际检查的。”是的，不学无术，凭想当然办事；人云亦云，随声附和，这是一部分人文化水平低的表现。但令人不解的是，一些学者“精英”也高喊这些口号，把中国文化说得一无是处。悲剧愈演愈烈，到了不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，中国就无法发展的地步了。我们说开展中西方文化交流，汲取西方文化精华，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基本态度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是盲目地引进，全盘西化，最后结果必然是东施效颦，连自己走路的样子也会忘记的。

奇怪的是，在有些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的时候，西方的文化危机越来越明显，许多西方学者开始到东方文化中寻找出路，找来找去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归宿。如中国的《易经》、气功、武术，在西方掀起了热潮。几年来西方建立的《易经》学会，气功学会，武术学会，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，成为西方文化的时髦。面对西方对中国国粹的热心，足以令中国人感到羞愧。过去有人讲，敦煌在中国，敦煌学却在外国，难道《易经》在中国，也让《易经》学在外国吗？中国传统文化难道非败坏在我们手中不成吗？

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情感，我们编辑出版这套《易》学丛书，希望它能为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，贡献微薄之力。并希望各界读者，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发行，提出宝贵意见。

《河图洛书解析》即是本套丛书之一。

《河图》《洛书》是我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瑰宝，早在六千年前，就以它奇异的无限内涵，开凿了我炎黄祖先的神奇智慧，从而创造出震撼古今中外的伟大哲学著作

——《易经》。由于历代皆认为它们是“龙马负之于身，神龟列之于背”，所以多少世纪以来，它一直披着极其神秘的外衣，公认为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源的千古之谜。

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自汉以后，一直由道家珍藏密传，直到宋代才由华山道士陈抟公开于世。至此，《易》学史上形成一个占主导地位流派——图书派，对图书的研究也日趋完善和系统化。特别是清代，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是令人瞩目的，从而为彻底破译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，奠定了基础，本书就是这一成果的汇编。

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是宇宙发展运动的图式，其小无内，其大无外：用之言天，则天在其中；用之言地，则地在其内；用之言人，则人不出其外。故左之右之无不逢源，诸门诸术皆可源以为说。可谓范围天地而不过，曲成万物而不遗。所以阐发河洛的关键，在于揭示其内在潜藏着的宇宙发展运动的规律。

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是白点和黑点图画的，不管白点或者黑点，它们都是象、数、理三者的统一，用今天的术语来讲，每一个点都是一个哲学概念。比如白点，其象为阳，其数为一或三、五、七、九，其理为刚健主动，有盛衰消长。黑点其象为阴，其数为二或四、六、八、十，其理为柔顺主静，有盛衰消长，这是从白点黑点一分为二的角度上讲。但白点黑点之间的关系，又是合二为一的，阴阳互根，独阳不生，独阴不成，二者缺一不可，都是以对方的存在为变化的条件。

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之数不过十，而天地之象、数、理全矣；阴阳不过二，天下之万事万物备矣。可谓“数中有

术，术中有数，阴阳燮理，机在其中。”错综变化，数可成千成万，象可成千成万，理可成千成万。所谓散之在理则有万殊，统之在道则无二致。难怪古人云：“若能了达阴阳理，天地都来一掌中。”

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其妙玄微，破译河洛之迷，非一朝一夕，一人一智可为。但是，千百年来，古人虽没有阐发得系统、科学，但就在诸多领域中的应用来看，有迹可寻。曲径通幽，只要不畏其难，勇于探索，其幽处奇观，便可指日可见了。现在有许多人从不同角度研究河洛，但就所研究的内容来看，尚未超越古人的研究范围，这是因为许多学者缺乏对前人研究水平的了解，有的限于手边无有资料，一个人在那里惨淡经营苦苦思索，最后所得之结果，孰不知古人早已言之，岂不悲哉？这便是本丛书编辑的目的之一了。

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自古以来，注解者很多，本书就是从诸多解析中掘英拾华精选而来，用以见古人研究之全貌，便于学者在了解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开拓创新。本书内容多从珍本、善本中录出，其材料之珍贵，讲解之详细，都将是海内外学者寻之难得，用之功倍的宝贵文献。

古人研究河洛，由于学识不同，眼界各异，其方法也不尽一致，可谓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”其精采处，阐天地变化之妙，述万物生化之机，石破天惊，足以使你骤然领悟，拍案叫绝，恍恍乎顿有哲人之感；其难解处，又会令你迷惘无措，不知所从，犹如“万山围子里，一山放出一山拦，”只待你攻关而行。总之，诸家之论，各执一面，相互发明者有之，相互抵牾者有之。捡珍

拾宝，可由读者自取，取多取少，实由读者学识而定。故须仔细审定判断，不可轻信轻疑，以防失之。

研究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，离不开正确的指导思想。《易》学家金景芳先生讲，“孔夫子在古人中是对《周易》讲得最为明白的一个，然而只是在有了马克思以后人们才有可能对《周易》有一个真正科学的认识。”同样，对河洛的研究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，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，我们才能进一步认识到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、《易经》的伟大，才能使它们的巨大的潜能发挥出来。

最后，我们预祝大家在破译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，攻克《易经》难关上，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。我们坚信这个属于二十一世纪的科学的最后破译，必将为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，争得一个席位。为此，我们对那些热心于祖国传统文化的仁人志士，表示崇高的敬意。正是：“马思边草拳毛动，雕盼青云睡眼开。”让我们为祖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光大，为早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而努力奋斗吧！

孙国中

1989年11月10日于索隐斋

## 目 录

致读者 .....	( 1 )
周易函书约存 (摘录) .....	( 1 )
易学启蒙 .....	(197)
启蒙附论 .....	(319)
易图管见 .....	(381)
河洛精蕴 (摘录) .....	(443)
易学入门 (摘录) .....	(513)
易学藏书 (摘录) .....	(527)



# 周易函书约存 (摘录)

清·胡煦 著



## 总 义

《周易》传道之书也，道理显于文字，文字肇于图、书。图也者，数之聚，象之设，而理之寓也。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，天以图示也。先天八卦，圣人以图教也。无数不行，无象不定，无理不灵，行之、定之、灵之，是无辞之《周易》，而有言之伏羲也。顾文字浩繁而图象简约，文字显易而图象隐深，藏万于一，纳须弥于芥子，穷幽测奥，实费且难。舍其隐，务其显，守其易，置其难，是逐浩渺于洪流，而未探泉源之不匮矣，宁能彻《周易》之大原而一以贯之哉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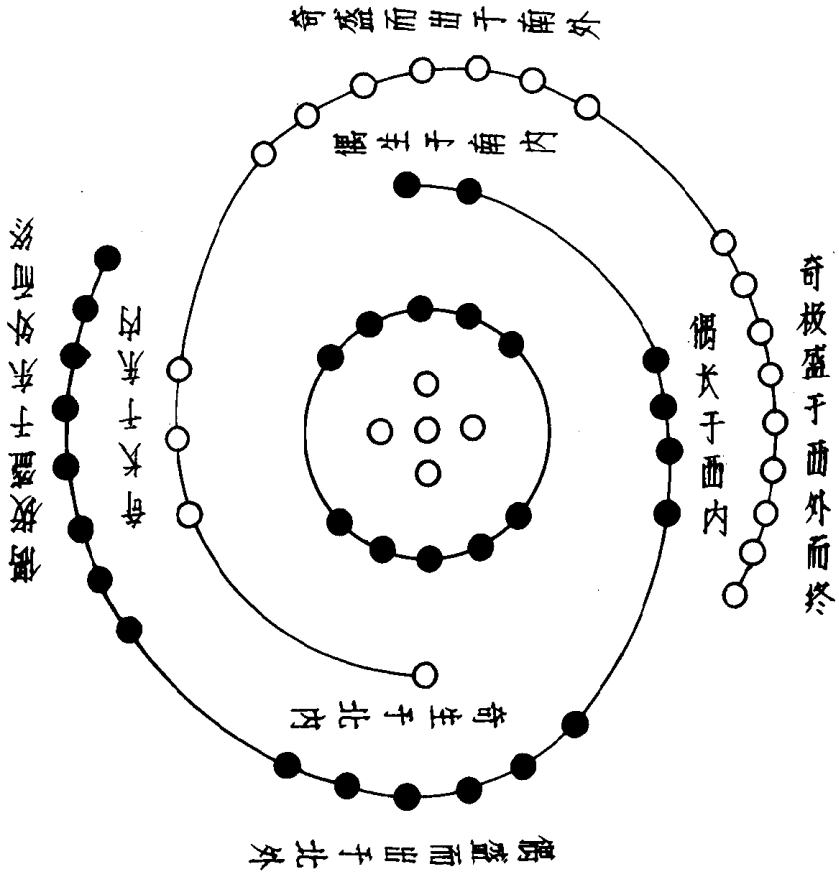
道原于天，开于圣，创之者伏羲，继之者文、周、孔子，始之者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也。盖图、书为天地自然之《易》，则图画卦之理具其中，而天人妙契之精微，历圣相传之心法，遂无不悉具其中矣。圣人之道，尽在《易》象《春秋》，《易》象其大本也，《春秋》其大用也。《易》象所阐，乃天合之旨；《春秋》所著，乃天人感应之机。故言圣道者，未有不体用流通而无间，天人合一而不分，而可谓一以贯之者也。自夫以《周易》为占卜之书，学者宗之，各各向卦爻中，究心人事，遂使图自图，卦自卦，四圣之《易》不复相通。于是乎先天四图不能比合图、书，而则图之意渺然，析图之说纷然矣。于是乎文王之卦，不能比合先天四图，而来往之旨不明，卦变之说纷然矣。于是乎周公之爻，不能原本文王之卦，与伏

羲之图。而初、上、九、六，八字命爻之义，往来上下，观象论爻之法，亦复茫然无据矣。不知文王无卦，周公奚所本有爻？则爻之必本于卦审矣。先天无图，文王奚所凭而有卦？则卦之胥出于图审矣。河无图，洛无书，伏羲奚所凭而画卦？则先天之必则乎图书审矣。夫自图、书以及先天，自先天以及卦爻，全是一个道理，则是天之与人，非有歧旨，而开天之图、书，与穷理尽性之《周易》，非有二道矣。故欲明《周易》者，断自图、书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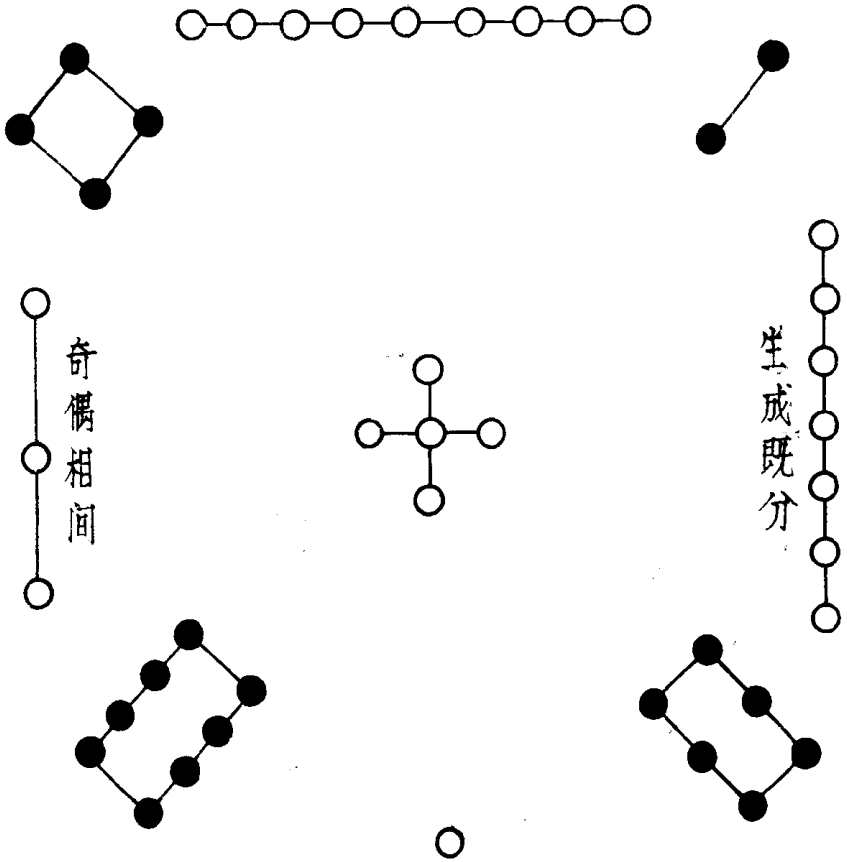
## 河 洛

孔子曰：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”古今画卦，止伏羲一人，则此圣人，断指伏羲无疑矣。伏羲既为画卦之圣人，则是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同出于伏羲时，又无疑矣。河、洛二图既同出于伏羲，则神龟非出于大禹，亦非作《范》之具，又无疑矣。今将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，比而较之，看其中有何道理，可以则而画卦。又看伏羲所画之图，如何取则于图、书，当不似拆补之说，徒向莫可如何处理会也。

# 河 图



# 洛 书



《河图》之象，不独生成合也，而奇偶悉合。《洛书》之象，不独生成分也，而奇偶亦分。藉今当日，或只出一《洛书》，或只出一《河图》，伏羲即徇齐天纵，恐必无以窥天地之奥，明分合之机，察体用之微，而用以为画卦之资也。何也？无《洛书》之分，则无以显《河图》之合；无《河图》之合，无以显《洛书》之分。伏羲于此二图，看出一合一分之妙，则一体一用，一先天一后天，判如矣。圣人之道，体用一如，显微无间，皆此二图各具之妙，相形而互见者也。故四圣继天开道，率本此而莫之外也。

世有疑图，书为怪妄者，总因分合之旨未明，对待与流行之说既误，而图、书之正义未定故也。

《河图》既为先天，先天所配，即属未发之中，则看图之法，但当玩其浑沦周匝，万理静含，合而未分，全无倚著，与未发相似，然后可耳。岂宜动著丝毫，如拆补之说耶？今观《河图》，不过自一至十之数耳。然数一也，而奇偶殊矣。奇偶易察也，而多寡辨矣。多寡易详也，而奇偶所列，各各相因，内外相钳，各不同矣。又且生成之数，各有合而不分，生成之象，各有居而无缺矣。此则《河图》自具之妙，即象而存，而其蕴无穷者也。然非从合处留神，乌得而审诸？

既知《河图》为先天，便须向先天二字留神详察。盖此时之天地，尚且未有朕兆，故以先天名之。比之于人，则未发之中是也。若天地有可指名，便属万物化醇之汇，则称为后天而已。未发，则喜、怒、哀、乐之理，虽全具而无缺，必无一焉可以指名。故孔子以为寂然不动，周子

命为无极，而子思亦止目之为中。中也者，其所在之地而证之云尔。故十数之必全，四方之象备，亦如未发而即言喜、怒、哀、乐者然也。所以象浑沦之中，包含无尽也。此时欲于喜、怒、哀、乐四者，择一象而名之，便属已发之后矣。故言其合而全备则可，言其分而各居，如对待拆补之说，则不可也。此生成之相附而各不相离，奇偶之务连而各不相间，无非浑合无间，流通活泼之机。岂有定体定象，俾人拆而补之乎？《河图》而如可拆也，将未发之中，亦可拆而为喜怒，拆而为哀乐乎？甚矣，其陋也。

《河图》既为先天，则看图之法，有二道焉。

其一须知成数，各个附于生数。故伏羲之画图也，两仪附于太极而遂居其外。盖两仪由太极而成，太极则所以生两仪者也，故孔子曰：“太极生两仪。”四象附于两仪而遂居其外，盖四象由两仪而成，两仪则所以生四象者也，故孔子曰：“两仪生四象。”八卦附于四象而遂居其外，盖八卦由四象而成，四象则所以生八卦者也，故孔子曰：“四象生八卦。”今观揲蓍所成，虽有六十四卦之异，而命爻之法，无过太阴、太阳、少阴、少阳四种，则是六十四卦，均未有离此四象者也。其单、拆、交、重，则所以拟议四象者耳。盖六十四卦，莫非八卦之所重，故孔子遂无八生十六之说。试看伏羲所画，生者在内，成者在外，是即内为生数，外为成数，而体用殊时，内外异等之象也。两仪不离太极，四象不离两仪，八卦不离四象，是即成数必附于生数，生数即含成数之象也。故后有联拆先天图，而内之与外，皆可爻爻分别观之。

其一须知奇偶各个相连，盖一奇生于北内，三奇长于



东内，七奇盛而出于南外，九奇尽于西外。二偶生于南内，四偶长于西内，六偶盛而出于北外，八偶尽于东外。凡生而未盛者皆在内，已盛而就终者皆在外，是亦生数在内，成数在外之义也。其中有奇偶相连之妙，有内外微盛之象，有上下定位之秘，有根阴根阳之旨，有循环不息之机，故伏羲所画，悉则其图而为之。今新订循环太极一图，实兼二图之蕴，而用以显则图之妙者也。不知其为先天，不知其妙在合，安得不认为有体有象，而倡为拆补之说乎？

《洛书》中，阳数居正，而阴数居偶，以万物生于阳而成于阴也。其生成相间而各居，则内外之体别矣。其奇偶亦相间而各居，则阴阳之体又别矣。凡皆于分处示之象也，然非有浑沦相合之《河图》，立乎其先，亦何由而知为既分者乎？

先天四图，以小圆为主，而大圆实生于小圆。其小横大横，则由小圆大圆而拆之，用以明加一倍之法，显终始之序，别多寡之数，著《乾》、《坤》包六子之义也。其体用分合，天人一贯之妙，悉归于小圆大圆，至后文王开而作《易》，乃始有八卦及六十四卦之象。今之《周易》所有图象，则文王开而作《易》之图，非伏羲本图也。伏羲之图，本为伏羲之《易》，用以开天明道，启圣传心，初不待开而为卦，当即有无穷之秘妙在存焉。故太极、两仪、四象、八卦，皆是从一元未亨之前，推至化醇化生以后，所以两仪止于两画，四象止于四画，所以有东阳西阴，南阳北阴之说，孔子所由有彰往察来，微显阐幽之论也。既未开而为卦，则非如今之《周易》所有卦象，以连